

世界争议文学

SHI JIE ZHENG YI WEN XU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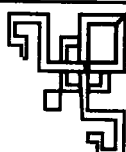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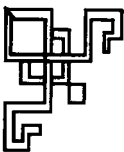
城市与狗

Cheng Shi Yu Gou [下]



马里奥·马尔加斯·略萨（秘鲁）◎著
符 征◎译

远方出版社



世界争议文学

城市与狗

下



远方出版社

第二部

第一章

我为玛尔巴贝阿达这条母狗感到难过，昨天它叫了一整夜。我先用毯子，后来又加上枕头，把它裹紧，可是那长长的嗥叫依然可以听见。它好像时时会因窒息而死，真是太可怕了，哀叫声把整个宿舍的人都吵醒了。假如是在过去，那也就算了。如今大家都很烦躁，于是就骂起来，十分生气，还说：“你再不把它弄出去，就揍死它。”我只好从床上向各位一一说好话，差不多弄到快半夜也没法解决。我自己也困得不行，可是玛尔巴贝阿达嗥叫的声音反而越来越大。有几个人起床下地，把靴子拿在手里跑近我的床。既然现在大家这么懊丧，就不要肇事折磨全班。于是，我把它弄了出去，把它一直拉到院子里，把它扔在那里；可是我刚一转身，就发觉它跟着我，我对它怒吼：“你老实在这儿呆着，狗东西，你就在这里嚎吧！”玛尔巴贝阿达却一味跟在我的身后，脚爪子胆怯地不敢向前迈；它极力地要跟我的那副样子，真叫人可怜。我只好把它抱起来，一直带到草地上。我把它放在草上，搔搔它的后脑勺，我就回来了。这一次它没有跟着我。但是我睡得很不好，应该说未睡着。本来还有些困，“唰”的一下，眼睛自己就睁开，我想起了母狗。再说，我开始打喷嚏，因为我把它带到

院子里的时候，没有穿鞋，整个睡衣都是窟窿；我想那时大概有风，也许还在下雨。可怜的玛尔巴贝阿达，它在外面一定冻僵了，因为它非常怕冷。曾经我多次发现它在夜里发火，因为我一翻身就把被子踹掉了；它很懊恼，呜呜噜噜地爬起来，用牙齿咬住毯子，重新盖在身上。要不然就钻到床脚，偎在我的脚下取暖。狗这种动物非常忠实，比亲戚朋友强多了，在这方面真是没话说。玛尔巴贝阿达的样子长得滑稽可笑，它是各种狗杂交的产物，却很善良。我想不起它是什么时候到学校来的。肯定不是哪个人带进来的，而是路过这里的。它想进来看一看，结果爱上了这个地方，就留下来了。我记得我们入学的那年，它就已经在学校里了。也有可能它是在这里出生的，是莱昂西奥·普拉多的一员。那时候，它十分矮小，新生洗礼以后，它就总是往班里钻，于是我注意到了它。它觉得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，每当有四年级的人进来的时候，它就扑到人家脚上，冲着人家狂叫，想咬一口。它非常顽强，人家一脚把它踢得老远，它就再次扑过来，一面狂吠，一面龇着那小狗牙。如今它已经长大了，大概有三岁多；这个年龄的狗是很老的，动物活的时间都不长；特别是那些滑稽可笑、吃得又少的动物。我从来也没有看见玛尔巴贝阿达吃过很多东西。有时我扔给它一些果皮，这就是它最好的美餐。因为平时它嚼些草根，咽点汁水就吐出来。它常常嘴里啃着草根，长时间在那里嚼呀，嚼呀，就像印第安人嚼古柯叶一样。它总是呆在班里，据说它身上有虱子，就把它赶出去，可是玛尔巴贝阿达照样回来。它被扔出去过成千次，不大一会儿，房门“吱呀”一声响，就在下面，差不多贴着地皮，露出了它那张狗嘴。它那股执拗劲常常使我们发笑。我们有时放它进来，跟它玩一会儿。我不知道是谁想起来给它起了一个玛尔巴贝阿达的名

字。有些绰号不晓得怎么就造出来了。大家开始叫我博阿的时候，我付之一笑。后来我有点恼火，就问是谁给我起的外号。于是他们就互相乱说是某某人，某某人。如今这个诨名简直去不掉了，甚至连我们街道上的人也这样称呼起来。我猜想大概是巴亚诺起的。他总是对我说：“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从皮带上撒泡尿。”“把你那个长达膝盖的小白鸽给我看看。”不过，我不在乎。

阿尔贝托觉得有人在拉他的胳膊，回头看见一张扁平脸，他想不起这个人是谁，但是那个小伙子却向他一笑，好像老相识一样。在他身后还站着神情严肃的士官生，个子矮一些。阿尔贝托看不清两人的脸，因为这时虽然刚刚下午六点，却提前下起了大雾。他们三人站在检阅场附近五年级的院子里。三五成群的士官生正在那里来回散步。

“诗人，请你等一等，你很有学问；我问你，卵巢只是女人才有，对吗？”小伙子问道。

“松开手！”阿尔贝托说，“我忙着哪。”

“伙计，别生气。只要一分钟，我们两个打了赌。”小伙子坚持道。

“是关于一首歌，”那个矮个子凑过来说，“一首玻利维亚的歌。他有一半玻利维亚血统，会唱那里的歌，是些奇怪的歌。你唱一遍，让他听一听。”

“我跟你讲，放开我！”阿尔贝托说，“我得走了。”

非但没有松开他，那个士官生反而更用力把他拉住，接着便唱道：

在我的卵巢里……

有股剧烈的疼痛，

原来是那小乖乖，

打算到人间来。

那个矮个子士官生笑起来。

“你还不放开我吗？”

“不放。你先告诉我是不是这码事。”

“这样干不算数。”小个子说道，“你是在提示。”

“是这码子事。”阿尔贝托喊道，用力挣扎一下，方才脱身。他向前走，那两个小伙子在后面还在争论。他快步走到军官楼，从那里拐弯，再有十米便是医务所。他勉强认出它的轮廓，因为门窗已被大雾盖住了。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小小的值班室也是空空荡荡。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二楼，楼道口上有个身穿白围裙的人坐着，手里虽然拿着一张报纸，却并不在读，阴沉地望着墙壁，一听见阿尔贝托的脚步，便站起身来，说道：

“士官生，请走开，这里禁止人内。”

“我想看看士官生阿拉纳。”

“不行。”那个人生硬地说道，“走吧。谁也不能探视士官生阿拉纳。他在隔离室。”

“我有急事。”阿尔贝托坚持道，“劳驾，让我跟值班医生谈一谈。”

“我就是值班医生。”

“撒谎。您是护士，我要和大夫谈一谈。”

“我不喜欢这种玩笑。”那人说着，报纸被他扔在地上。

“既然您不肯叫大夫，我自己去找。”阿尔贝托说，“您不同意，

我也要进去。”

“士官生，你发疯了还是怎么的？”

“快叫大夫，他妈的，”阿尔贝托吼道，“该死的东西，快叫大夫。”

“这个学校的人，个个都是野人。”说着，他站起来，拐进走廊。周围的墙壁好像刚刚粉刷不久，可是潮湿又在墙壁上印出一块块的灰斑。不久后，那个护士回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带眼镜的高大男人。

“士官生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大夫，我要见士官生阿拉纳。”

“不行。”大夫回答说，一面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，“那个站岗的士兵没告诉你禁止上楼吗？年轻人，这样会处罚你的。”

“昨天我来过三次。”阿尔贝托说，“他不让我进来，可是他今天不在。大夫，劳驾，我想看看他，哪怕一分钟也行。”

“我感到非常抱歉。可是，这不由我决定，你知道这是有规章制度的。士官生阿拉纳已经被隔离了。没人可以见他。你是他的亲戚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阿尔贝托说，“不过我必须跟他谈一谈。事情很紧急。”

大夫把手放在他肩膀上，很同情地说：

“士官生阿拉纳不能说话，他失去了知觉。早晚会醒过来的。你离开这里吧，否则我不得不去叫军官了。”

“假如我有兵营大尉的手令，可以见他吗？”

“不行。”大夫说，“除非有上校的许可。”

我每星期有两三天的中午到她的学校门口去等她；不过，不是每次都上前打招呼。我母亲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吃午饭，我不知道母亲

是不是真的以为我是去朋友家里吃饭。无论如何，我不在家她会更好，这样可以少花点吃饭的钱。有时她看见我中午回家，反而厌烦地问我：“今天你怎么不去秋古依多家了？”就我自己来说，我真想每天都去她们学校找她；可是在我们“五月二日”小学，下课前不准离校。星期一还算容易，因为那天有体育课，我可以在课间休息的时候，藏在石碑后面，等萨帕塔老师把全班带上大街的时候，就从大门里溜出去。萨帕塔老师当过拳击冠军，但他已不再年轻，不大好动；他从来不点名，常常把我们带到球场上说：“你们玩足球吧，这是对双腿最好的锻炼。可是别跑得太远。”他自己就坐在草地上看报。星期二根本不可能出去，因为算术老师熟悉全班人的名字。星期三则相反，我们有图画和音乐，西古埃涅老师常常心不在焉；十一点课间休息之后，我就从汽车库的大门跑掉，在学校旁边登上电车。

瘦子依盖拉斯不断地给我钱花。他经常在贝亚比斯塔广场等着我，为的是请我喝一杯酒，抽一支烟，再谈谈我的哥哥，聊聊女人等等事情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已经是大人啦，不折不扣的大人。”有时候，不是我向他借的，他就给我钱花。每次给的不多，五十生太伏，或者一个索尔，但是足够我用来坐车。我走到“五月二日”广场，沿着阿尔丰索·乌加特大街走到她们学校，我总是在街头拐角的地方停一停。有时我冲迎上前去，她就对我说：“你好，今天你放学又很早呀？”然后她就和我聊起别的事情来，我也一样。我心里想：“她真聪明，为了不让我感到难堪，就换了话题。”我们向她叔叔家里走去，大约要过八个街区。我尽量走得慢一些，有时迈着小碎步，有时停下来看看商店的橱窗，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。我们谈的事情是一样的；她告诉我她们学校里的事情；我把我们学校里发生的事

情讲给她听；我们还谈下午在一块念书的事；还谈什么时候会考试，能不能升班等等。我知道她们全班同学的名字；她也知道我们班同学的浑名、老师的外号，以及有关“五月二日”学校里那些最出名的学生的流言蜚语。有一次我打算对她说：“昨天晚上我梦见咱俩长大结了婚。”我想我会面对她很多问题的很多问题；为了不张口结舌，我事先准备了好多话。第二天，当我们走在阿里卡大街上的时候，我突然对她说：“喂！我昨天晚上梦见……”“你梦见什么啦？”她问我。我只是对她说：“咱们都升班了。”她回答说：“愿好梦成真。”

在我送她的路上，我们经常遇到拉萨叶学校的学生，他们都穿着牛奶咖啡色的校服。这是我们的又一个话题。我告诉她：“他们都是些同性恋，没法和‘五月二日’学校的人交手。这些小白脸长得很像卡亚俄港‘玛丽斯塔兄弟’学校的学生，玩起足球来像女人；若有人踢他们，就哭爹喊娘。你看看他们那个长相就行了。”她听着笑起来，我继续说下去，最后我讲完的时候，心里想：“就要到了。”一想到她总是听我讲这老一套，也许会不耐烦，我就有点心情紧张；不过，我自我安慰地心想，她给我多次讲的那些，也同样是老一套，我可从来没有觉得厌烦过。她和她姑妈在星期一妇女专场看的那部电影，她给我讲了两三次。有一次她刚说到电影院，我斗胆说了几句。她于是问我是不是看过某某影片，我说没有看过。“你从来不看电影吗？”她问我。我告诉她说：“如今不大看了。去年常看。那时候，我跟‘五月二日’学校的两个孩子，每个星期三去萨恩斯·培尼亚措油看晚场电影，因为市里一个警察是我朋友的哥哥，他值班的时候，就放我们进电影院的楼座。刚一熄灯，我们就下到池座里，这中间隔着一块木板，只要一跳就可以过去。”她问道：“从来没有抓住过你们吗？”我

告诉她说：“既然警察是我朋友的表哥，谁来抓我们呀？”她又问我：“今年你们为什么不那样干了？”我说：“如今他们每星期四去看，因为那个警察换到这一天值班了。”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她问我。我不知不觉地竟回答说：“我喜欢到你家去，和你在一块。”我刚一说这话，方才发现它的含义，连忙闭上嘴巴。谁知这样更糟，因为她很严肃地盯着我看，我心里想：“她一定生气了。”于是我赶忙说：“不过，也许哪个礼拜我会跟他们一起去看。说实话，我并不非常喜欢看电影。”我跟她谈起别的事来，可是心里总想着她那张与平时不同的面孔，好像她一听我这样讲，就会想起另外一些我不敢对她讲的事情来。

有一次，瘦子依盖拉斯给我一个索尔五十生太伏。他说：“拿去买烟抽吧。如果因为爱情心里难过，就喝一杯解解愁吧。”第二天，我和她正在阿里卡大街上走，人行道旁就是波雷涅电影院。恰巧我们在一家面包房的橱窗前停了一下。那里面有些巧克力点心，她说了一句：“真香呀！”我立刻想起口袋里的钞票，我还很少感到心里是这样的幸福。我对她说：“你等一会儿，我有一个索尔。我去买一块来。”她连忙说：“别，别乱花钱。我只是随便说说。”可是我已经跑进去了，我告诉中国人，我买块点心。我当时是那样的昏头昏脑，不等找钱就跑了出来。可是那位中国人非常诚实，他追出来对我说：“找给你一个比塞他，拿着。”我把点心递给她，她却说：“可不能都给我一个人，咱们分吧。”我不同意，再三告诉她我不想吃。但她很固执，最后她说：“你至少也得吃一口呀。”说着伸过手来，把点心放在我嘴旁边。我只好咬了一小块，她开心地笑起来。“你弄得满脸都是。”她说，“我真笨，怪我不好。我给你擦一擦。”她把另一只手举起来，伸到我脸上。我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她那只手一碰到我的脸，我赶忙收敛

起笑容。当她的手指擦到我的唇边时，我急忙屏住呼吸，把嘴唇紧闭，否则她会以为我想吻她的手。“好了。”擦完后，她说。我们继续向拉萨叶大街走去，谁都没有说话。我为刚才发生的事激动得要死；我敢肯定，她的手给我擦嘴的时候，曾经停了一下，要不然就是连续擦了几下；我心中暗暗在说：“说不定她是故意的。”

还有，并不是玛尔巴贝阿达把虱子带进学校里来的。我认为恰恰是学校把虱子传给了这条母狗。这些虱子是山里人身上的。有一回，“美洲豹”和鲁罗斯把虱子往这只可怜的母狗身上扔。这两个人真坏！不晓得“美洲豹”以前到过什么下流的地方，我想大概是瓦底卡区第一条弄堂那种齜齜地方吧，弄了一身虱子回来。他让虱子在洗脸间里爬，在白瓷砖上像有蚂蚁那么大。鲁罗斯对他说：“干吗不把它们扔到别人身上？”该是玛尔巴贝阿达倒霉，它刚好在旁边，于是就落到它头上了。鲁罗斯揪住它的脑袋，因为它又蹬又踹，“美洲豹”就用双手把虱子往它身上扔。完了之后，两人十分高兴。“美洲豹”喊道：“我还有大批存货呢。咱们给谁‘洗礼’？”鲁罗斯嚷道：“给‘奴隶’。”我和他们一道去了。他正在睡觉，我记得当时我抱住他的脑袋，蒙住他的眼睛，鲁罗斯按住他的双腿，“美洲豹”把虱子撒到他头发里。我冲着“美洲豹”喊道：“小心点儿，哎呀，你把虱子弄进我的衣袖里了。”要是我那时候知道这个小伙子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，我想当时决不会去抱他的脑袋，不会那样整他的。但是后来他并没有因为虱子出什么问题，而玛尔巴贝阿达可倒了大霉。它因为总在墙上摩擦，全身的毛几乎脱光了；由于满身烂疮，简直就像一条到处寻食的癞皮狗。它的身上一定觉得很痒，总是在摩擦，特别是在寝室那凸凹不平的墙壁上。它的腰身好像是一面秘鲁国旗：红白相间，鲜血加

石膏。“美洲豹”这时说：“我们要是给它身上撒点辣椒面，它一定会像人一样开口讲话。”于是他对我下令：“你去厨房里偷点辣椒来。”我跑到厨房，厨师送给我几个辣椒。我们把辣椒放在瓷砖上，用石块碾成细末。山里人卡瓦在一旁说：“快点，快点。”“美洲豹”接着说：“你抓住它，按牢。我来给它治病。”真的，它差一点就要开口说话了；它又蹦又跳，足有衣橱那么高；它扭来扭去，好像一条大蛇；它嗥呀嚎呀，实在难听。准尉莫尔特闻声赶来，这里的喧闹简直把他吓坏了。一看见玛尔巴贝阿达这种跳法，他笑得前仰后合：“你们可真调皮呀！你们太调皮了！”但是最令人奇怪的是母狗居然痊愈了，它又重新长出毛来；我觉得它甚至比以前更肥了。它大概以为我撒辣椒面是为了给它治病。动物都不是那么聪明的，谁知道它脑袋里装进去的是什么东西。从此以后，它就像着魔似的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。站队的时候，它钻到我的两脚中间，妨碍我开步走；在饭厅里，它蹲在我的椅子旁边，摇晃着尾巴要我扔给它一块果皮；上课的时候，它趴在教室门口，一到课间休息，当我走出教室，它就摇头摆尾地逗我发笑；到了夜晚，它就跳到我的床上，想用舌头舔我的脸。为了好玩，我有时揍它几下，它就走开了；但是仍然回来，不过总是用两眼揣着我的态度：“这回你打我不打，我靠前一点，再走开一点，大概你不踢我了吧。”嘿，你看它十分机灵的。于是大家就纷纷嘲弄我说：“土匪，你干过了吧。”这可不是真的。我脑袋里一点也没有玩弄母狗的想法。起初，这狗东西这样黏黏糊糊地缠人，实在叫我恼火。不过，有时出于偶然，我给它搔搔头发，于是便发现它很喜欢搔痒。夜晚，它爬到我身上，滚来滚去不让我睡觉，直到我伸出手去，在它头上抓一抓，它才安静下来。这条母狗在夜里非常有精神，大家一听

到它在乱动，就纷纷起来骂我：“好啦，博阿，你让那畜生安静点吧。它会闷死你的。”啊，对了，强盗，你喜欢挠痒痒，对吗？快过来！我给你抓抓狗头和肚皮。它立刻老老实实安静下来。我发现它舒服得直颤抖，可是只要我一停手，它就发火。黑暗中，我看见它把嘴巴张大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狗的牙齿竟然这样白？而且每条狗都是如此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哪条狗长着黑牙，也没有听说过哪条狗掉了牙，或是因为牙痛必须拔掉。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。同样，狗不睡觉，也是很奇怪的。我原来以为只有玛尔巴贝阿达不睡觉，但是后来别人告诉我，所有的狗都一样，夜里都不睡觉的。开始我有些惊恐不安，因为只要一睁开眼睛，就会发现它在那里瞅着我。有时，一想到这条母狗竟然整夜不闭上眼睛，总是趴在我身边，我真是无法入睡。这会让每个人都很紧张，好像它总是在那里监视着你一样，虽然它不过是条不懂事理的母狗，但是，有时它好像很懂得一些事情。

阿尔贝托转身向楼下走去。当他正走到最下面几级楼梯时，迎面遇到一位上了年纪的人。这人脸上十分憔悴，眼神很悲伤。

“先生。”阿尔贝托招呼道。

那人已经踏上几级楼梯，听见有人招呼，便停住脚步，转过身来。

“对不起，您是士官生里卡多·阿拉纳的什么亲戚吗？”阿尔贝托问道。

那男人仔细望望他，像要认出他，接着回答说：

“我是他父亲。您有什么事？”

阿尔贝托跨上两级，和那个人站在同一高度。阿拉纳的父亲定睛地看着他：这小伙子的眼睛挂着蓝黑色的眼圈，眼神很焦虑。

“您能告诉我阿拉纳的情况吗？”阿尔贝托问道。

“他进了隔离室。不让我们见他；连我们都不能见；他们不该这样做。”那男人声音嘶哑地回答说，“您是他的朋友吗？”

“我们两个同班。”阿尔贝托说，“他们也不让我进去。”

那男人点点头，显得心情十分沉重；他的两鬓和下巴长着稀稀落落的胡须，衬衣的领子满是皱褶和汗渍；领带下坠，可以看见极小可笑的结。

“只让我看了一下，还是在门口。他们无权这样做。”那男人说。

“他怎么样？大夫跟您说了什么？”阿尔贝托问道。

那男人两手揉揉前额，又把嘴巴用手背擦了擦，说道：

“不知道。已经做了两次手术。他母亲已经有点疯了。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，而且又恰恰是在快要毕业的时候。最好还是先别想这件事吧，都是些愚蠢的想法。只需诚心祷告。上帝会把他从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的。他母亲正在教堂里祈祷。大夫说也许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看他。”

“他会脱离危险的。”阿尔贝托说，“先生，学校里的医生是最好的。”

“对，对，上尉先生给了我们很大希望；他是个很和气的人。我想他是叫加里多上尉吧，他还转达了上校对我们的慰问。您知道吗？”那男人说道。

接着他又摸摸脸，把香烟从衣袋里掏出来，递给阿尔贝托一支；后者谢绝了。那男人把手又伸进衣袋，结果没有火柴。

“您等一下，我去找个火。”阿尔贝托说。
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那男人说，“呆在这里，坐在走廊中间，又没

有人说话，实在烦闷。我在这里已经过了两天。我快要疯了，但愿上帝不要让那无可挽回的事发生在我们头上。”

他们走出医务所。在门口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，有个值班的士兵。他吃惊地望望阿尔贝托，探出头来看了一下，但却沉默着。天已经黑下来。阿尔贝托走过草地，向“珍珠”小店走去。远处是宿舍区的灯光，教学楼则是一片漆黑。周围没有一点喧闹的声音。

“出事的时候，您在他身边吗？”那男人问道。

“在，不过不是距离很近。我当时在另外一边。上尉发现了他，那时我们已经上了山。”阿尔贝托说。

“这实在不公平。”那男人说，“这样的惩罚是不公道的。我们都很老实，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。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伤害别人的事。他母亲经常积德行善。上帝为什么给我们降下这样的灾难？”

“我们全班的同学都很难过。”阿尔贝托说。他停了片刻，最后补充说，“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。他是个好同学。”

“是的，他不是个坏孩子。您知道，是我把他管教成这样的。有时候，我对他不得不严厉一些，那是为了他好。我费了好大力气才使他成为一个男子汉。他是我惟一的儿子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，为他的将来打算。您愿意跟我谈谈他的事吗？谈谈他在学校里的生活。里卡多的嘴很严，跟我们什么都不说。不过有时候好像不太高兴。”

“军人生活有点艰苦，不太容易习惯。万事开头难。”阿尔贝托说。

“不过，他还不错。”那男人热情地说，“他变了样，成了另外一种人。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。您不知道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。这里使

他受到了锻炼，使他有了责任心；这正是我所期望的：要有点大丈夫气概，要有点个性。再说假如他愿意退学，也可以对我说。我让他入学，他就同意了。这不是我的错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他的前途着想。”

“先生，您平静一点，不必担心。我敢肯定危险已经过去。”阿尔贝托说。

那男人当作没听见，继续说道：“他母亲把过错都推到我身上。女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不公道，不明白事理，但是我是问心无愧的。我把他送到这里来，是为的使他成才，是为了把他变成一个意志坚强的人。我又不是个算卦的，怎么能预先知道会出事？您说就因为这个，这是我的错吗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阿尔贝托含糊不清地说，“我是说当然不能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阿拉纳治好。”

“我心情很乱。请您谅解，有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。”那男人说。

他们来到“珍珠”小店。保林诺双手托着下巴靠在柜台上。他望着阿尔贝托，好像他们是初次见面。

“一盒火柴。”阿尔贝托说。

保林诺不信任地看看阿拉纳的父亲，说道：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是我要，是给这位先生的。”

保林诺没说什么，把火柴从柜台下拿出来。那男人划了三根，才点着香烟。就在火柴燃烧的一瞬间里，阿尔贝托发现那男人的双手在颤抖。

“请来杯咖啡。”阿拉纳的父亲说道，“您喝点什么？”

“没有咖啡。”保林诺不耐烦地说，“您要是愿意的话，就喝瓶可口可乐吧。”

“好吧。”那男人说，“一瓶可口可乐，再随便来点什么。”

他已经忘掉那个既没有下雨也没有阳光的中午。他搭乘利马开往圣米盖尔的电车，在离他家前一站的巴西电影院下了车。通常他会在前一站下车，宁可多走十个街区，即使下雨也无所谓，以免撞见父亲。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奔波。前一个星期，考试已全部结束，成绩册已发到手中。学校关门了，三个星期以后才能复活。同学们由于暑假的到来而欢欣雀跃；他却相反，感到担心害怕。学校是他惟一栖身的避难所。整个夏天，他的命运将由父母主宰，终日陷于精神迟钝的状态中。

他本应该踏上萨拉贝利大街，却继续沿巴西大道走下去，直至那座街头花园。他在长凳上坐下，双手插进衣袋，微微蜷曲着身体，一动不动地靠在那里。他觉得自己已经未老先衰，觉得生活很乏味，毫无诱惑力，是个沉重的包袱。在课堂里，同学们等老师一转身就挤眉弄眼，投掷纸团，互相取笑开心。他则板着面孔，惶惑地注视着他们。为什么自己不能跟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呢？为什么举目无亲，没有亲朋好友呢？他把双眼闭上，长时间地呆坐着，默默想着奇柯拉约，思念着阿德利娜姨妈，回忆起儿时盼望夏天的急切心情。最后，他只好起身，缓步向家中走去。

离家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，他的心脏猛然缩紧：那辆蓝色的轿车正在家门口停着。难道没有时间概念了？他向一个行人打听钟点：十一点正。父亲从来没有在一点钟以前回到过家里。他慌忙走快些，一迈进外面的大门，便听到父母争吵的声音。“我就说电车脱轨，不得